

THE

written  
by

Raymond  
Chandler



漫长的告别  
LONG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—— 著

宋碧云 —— 译

GOODBYE

# 漫长的告别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—— 著      宋碧云 ——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漫长的告别 / (美) 雷蒙德·钱德勒著; 宋碧云译  
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 6  
ISBN 978-7-201-11830-7

I. ①漫… II. ①雷… ②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9669号

## 漫长的告别

MANCHANG DE GAOBIE

---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	300051
邮 购 电 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">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</a>
电 子 信 箱	<a href="mailto:tjrmcbs@126.com">tjrmcbs@126.com</a>
责 任 编 辑	金晓芸
产 品 经 理	于 桐
书 籍 设 计	朱镜霖
制 版 印 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发 行	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12
印 数	1-10,000
插 页	4
字 数	280千字
版 次 印 次	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9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(021-64386496)

我第一眼注意到特里·伦诺克斯的时候，他醉了，人就在“舞者”饭店外的一辆劳斯莱斯“银色幽灵”车上。泊车服务生站在车旁，扶着车门等候。特里·伦诺克斯左脚悬在车外，似乎忘了有这么一条腿。他相貌年轻，头发却是天然白。光看眼神就知道他醉得一塌糊涂，除了这一点，他跟那些穿着晚宴服、在销金窟花掉大把银子的贵公子没有两样。

他身边有位女郎，头发是迷人的暗红色，嘴角挂着淡漠的笑，肩上披着件蓝貂皮，几乎让那辆劳斯莱斯黯然失色。当然这只是个比喻，不可能是真的。

服务生是个常见的半吊子小角色，身穿白外套，胸前缝有红色的饭馆名称。他不耐烦了，刻薄地说：“哦，先生，你能不能快点把脚伸进车里，好让我关门？还是我干脆把门打开，让你顺着滚出去？”

女郎抛出一个凌厉如刀、足可捅进背脊四五寸的凶狠眼神。他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要是你以为花钱打高尔夫

就能是大爷，“舞者”的服务生会让你马上幻灭。

此时，一辆低挡位掉头的敞篷跑车开进停车场，有个男人下了车，用打火机点起一根长香烟。

他身穿套头格子衬衫、黄色长裤，足蹬马靴，在袅袅烟圈中缓步走去，连看都没看劳斯莱斯车一眼，可能瞧不上眼吧。到了通往露台的阶梯底，他停下来戴上一个单眼镜片。

女郎突然卖弄起风骚地说：“宝贝，我有个好主意。我们为什么不搭出租车到你那儿，把你的敞篷车开出来？在这种夜里开车沿着海岸到蒙蒂西托，一定很棒。我有几个熟人正在那边开池畔舞会。”

白发青年彬彬有礼地说：“真抱歉，那辆车不在了。我把它卖掉了。”听口气和声音，会以为他刚刚只喝了橙汁，滴酒未沾。

“卖了，宝贝？你是什么意思？”她轻轻挪开身，坐得更远的，声音则听起来更远。

他说：“我是说不得不卖。为了付吃饭钱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。”现在女郎身上热力全失，连冰淇淋放在她身上都化不掉了。

服务生也将白发青年看作比自己强不了多少的低收入者。他跟着说：“喂，老兄，我得去帮忙停车。改天见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。”

他放手让车门荡开。醉汉立即滑下座位，一屁股跌坐在柏油马路上。这时我走过去，伸出援手。我猜，管酒鬼永远是个错误。就算他认识你而且喜欢你，还是随时会出手打你一拳。我把手伸到他的腋下，扶他站起来。

“多谢你。”他客客气气地说。

女郎迅速坐到驾驶座上。她用冷如不锈钢的嗓音说：“他喝得越醉，就越是一口英国绅士腔。谢谢你接住他。”

“我来把他扶进后座。”我说。

“真抱歉，我赴约要迟到了。”她启动车子，劳斯莱斯开始移动。她冷冷地笑道：“他是一条迷途的狗。也许你可以帮他找个家。要是把他养在屋里，生活习惯还不错——可以这么说。”

劳斯莱斯顺着匝道开上日落大道，向右转，就此消失。我正目送她，服务员回来了。我还扶着那个男人，他现在睡得正香。

“居然还可以这样。”我看向白外套服务员。

他冷嘲热讽地说：“当然。何必为一个酒鬼伤神？他们都麻烦得要命。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我听见那位小姐叫他特里。否则放在运牛车上我也认不得。我才来两个礼拜。”

“请把我的车子开过来。”我把停车券交给他。

等我的奥斯莫尔比车开过来时，我感觉自己像扛着一袋铅那般沉重。白外套服务员帮我把他扶上前座。这位贵客睁开一只眼睛说了声谢谢，又睡着了。

“他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的酒鬼。”我对白外套说。

他说：“酒鬼有各种身材，各种长相，各种态度。但是他们全是废物。看来这一位曾动过整容手术。”

“是啊。”我给他一元小费，他谢谢我。整容的事他说得没

错。我这新朋友的右半边脸僵硬，肤色较白，有几道细疤，疤痕旁边的皮肤看起来亮亮的。动过整容手术，而且是大手术。

“你打算怎么处理他？”

“带他回家，让他醒醒酒，问出他住什么地方。”

白外套对我咧嘴一笑，“好吧，老兄。要是我，我就把他丢进水沟，尽管自己走开。这些酒鬼只会给人添麻烦。我对他们这些家伙有一套办法。现在竞争这么激烈，人得省点力气，在紧要关头<sup>1</sup>保护自己。”

“我看得出来，你擅长这个。”我说。

他开始没听懂，然后发起火来，但那时候我已上车启动了。

当然他说的也有点道理。特里·伦诺克斯给我惹来好多麻烦。不过那毕竟是我的本行呀。

那一年我住在月桂谷丝兰大道，是死巷里的一栋山坡小屋，前门有长长的红木台阶，对面有片尤加利小树林。房子带家具，屋主是位妇人，目前到爱达荷州孀居的女儿家暂住去了。房租很便宜，半是因为屋主想要随时变卦搬回来住，半是因为那些台阶。她年岁渐大，每次回家都得面对一长列台阶，实在受不了。

我总算把酒鬼扶上了台阶。他很想配合，但两条腿像橡皮一样不听使唤，每次说抱歉说到一半就睡着了。我开了门，把他拖

---

1.原文in the clinches为双关语，亦指男女热烈拥抱时。

进屋内，他瘫在长沙发上，我给他盖上一条毯子，让他继续睡。他像鲸鱼一样打鼾打了一个钟头，然后突然醒来，要上厕所。出来后，他眯着眼偷看我，想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鬼地方。我跟他说了。他自称名叫特里·伦诺克斯，住在韦斯特伍德区，没人会为他等门。他的声音嘹亮，清清楚楚。

他要一杯不加糖的咖啡。我端出来，他小心翼翼地端着咖啡杯下面的托碟。

“我怎么会来这里？”他四处张望说。

“你在‘舞者’门外醉倒在一辆劳斯莱斯车上。女朋友丢下你走了。”

他说：“的确，她完全有道理，毫无疑问。”

“你是英国人？”

“我在那边生活过。但不是那边生的。若能叫到出租车，我马上走。”

“有辆现成的车等着。”

他自己走下台阶。前往韦斯特伍德区的路上他没说什么话，只是向我致谢，还抱歉自己这么惹人嫌。这种话他可能对很多人说过很多次，听上去像是自动的。

他住的公寓又小又闷，没有半点人住在里面的气息，要说他是那天下午才搬进去我也信。绿色硬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有一瓶半空的苏格兰威士忌、一碗融化的冰、三个汽水空瓶和两个玻璃杯，玻璃烟灰缸里堆满烟蒂，有些沾了口红印。屋里没有照片和任何私人物品，就像是提供租借开会或饯别、喝几杯闲聊天、睡



个觉的旅馆房间，不像长住的地方。

他要请我喝一杯，我谢绝了。我没坐下，走之前他又谢了我几句，不像我为他爬过高山，却也不像一点都没什么的样子。他有点战栗，有点害羞，却客气得要命。他站在敞开的门口，跟我一起等电梯，我进了电梯。不管他有什么缺点，他至少很有礼貌。

他没再提那位女郎。也不提自己没有工作，没有前途，最后一张钞票已为一个高级荡妇付了“舞者”的账，而她竟不能多待一会儿，确保他不会被巡逻警察关进牢房，或者被一个粗暴的出租车司机卷起来，抛到外面的空地。

搭电梯下楼的时候，我恨不得回楼上抢走那瓶苏格兰威士忌。但我知道事不关己，而且不会有用的。酒鬼想喝酒，总会找到酒。

我咬着嘴唇一路开车回家。我心肠算硬，可是那人身上有些东西打动了。除了白发、疤痕、清楚的声音和礼貌的态度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。也许那几样就够了。我没有理由还会见到他。正如那女郎所说的，他只是一条迷路的狗。

## 02

我再次见到他，是感恩节后的那个礼拜。好莱坞大道沿线的店铺开始摆出价格荒唐的圣诞节废物，报纸天天声嘶力竭地喊叫：再不早点采购圣诞节礼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其实，不管怎样最后都会不堪设想，向来如此。

我就在距离自己办公大楼约三条街的地方，看见一辆警车停在行车道上，车上那两个体面的家伙正盯着人行道一面展示橱窗前晃动的东西，那东西正是特里·伦诺克斯——或者说那是他的肉身——当时他看上去实在不怎么样。

他倚着一家店铺的门面，不这样的话根本站不稳。他的衬衫很脏，领口敞开，下摆一部分露在夹克外面。他已经四五天没刮胡子了，鼻子皱着。皮肤惨白，脸上长长的细疤几乎看不出来，眼睛像雪堆里的两个凹洞。巡逻警车上那两个警察显然正伺机逮捕他，我快步走过去，抓住他的胳膊。

“站直，往前走。”我假装粗暴地说，并由侧面向他眨眨眼，“办得到吗？你是不是喝醉了？”

他茫然地看了我一眼，露出他特有的半边微笑，吸口气说：“我刚才醉了。现在我猜只是有一点——空虚。”

“好吧，抬脚走路。你眼看要被抓进醉汉牢房了。”

他努力迈步，让我扶他穿过人行道的人群，来到护栏边。那边停着出租车，我打开车门。

“他排在前面。”司机用大拇指比比前面的出租车。他转过头来，看见了特里，“如果他肯载的话。”

“这是紧急状况。我的朋友病了。”

司机说：“是啊。让他到别的地方病去吧。”

“五块钱，”我说，“让我们看看美丽的笑脸。”

“好吧。”说着他把一本封面有火星人的杂志塞到镜子后面。我把特里·伦诺克斯弄上车，警察巡逻车的阴影挡住了另一侧的

车窗。一位白发警员下车走过来。我绕过出租车，迎上前去。

“等一下，麦克。现在是怎么回事？这位破衣烂衫的家伙真的是你很熟的朋友？”

“很熟，熟到我知道他需要朋友。他没醉。”

警察说：“一定是为了钱。”他伸出手来，我把执照放在他手上；他看一看就交回来，说：“哦——哦，私家侦探到路上来捡客户。”他的口气变得很不客气，“马洛先生，执照上有你的资料。但是他呢？”

“他名叫特里·伦诺克斯，在电影公司工作。”

“不错。”他探头到出租车内，仔细看后座一角的特里，“我敢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没有工作过。我敢说最近这段时间没在屋里睡过觉。我甚至可以断言他是无赖，我们该逮捕他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们的逮捕标准不会那么低吧？这里可是好莱坞呢！”

他仍旧望着车上的特里，“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，老兄？”

特里慢慢说：“菲利普·马洛。他住在月桂谷丝兰大道。”

警察把脑袋从车窗缩回来，转身做了个手势，“可能是你刚刚才告诉他的。”

“可能，但是我没有。”

他盯着我一两秒钟，“这回我信你。可是你得把他弄走，别在街上混。”他上了警车，扬长而去。

我上了出租车，开了三条街多一点的距离来到停车场换我的车。我拿出五元钞给司机。他表情僵硬地看我一眼，摇摇头。

“照表算就行了，如果你愿意，给个一元整数也可以。我也

落魄过。在番市。没有出租车肯载我。铁石心肠的城市。”

“三藩市。”我脱口说。

他说：“我叫它番市。去他的少数民族群。谢了。”他接下一元钞票，把车开走了。

我们开到一家得来速快餐店，里面做的汉堡不像别家那样连狗都不肯吃。我给特里·伦诺克斯吃了两个，喝了一瓶啤酒，就载他回家。他爬台阶还是很吃力，但他咧着嘴笑，气喘吁吁往上爬。一个钟头后，他剃过胡子，洗过澡，看起来又像正常人了。我们坐下来喝了一杯很淡的调酒。

“幸亏你记得我的名字。”我说。

他说：“特意记的。还查了你的资料。这点事还做不到吗？”

“何不打个电话给我呢？我一直住在这边。我还有个办公室。”

“我没理由打扰你。”

“因为你有必要打扰人。因为你的朋友不多。”

他说：“噢，我有朋友，某一类的。”他转动茶几上的玻璃杯，“向人求援并不容易——况且这一切都得怪我自己。”他抬头露出疲惫的笑容，“也许有一天我会戒酒。他们都这么说，对吧？”

“要花三年左右的时间。”

“三年？”他显得很震惊。

“通常要。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。你必须习惯比较苍白的色彩、比较安静的声音。你必须给自己留点复发的空间。所有你以前熟识的人都会变得陌生。你甚至会不喜欢大部分老友，他们也不会太喜欢你。”

“那不算多大的改变，”他说，回头看着钟，“我有个价值两百元的手提箱寄放在好莱坞公车站。若能保出来，我可以买个便宜货，把现在寄放的那个当了，换一笔路费搭车到拉斯维加斯。我在那边可以找到工作。”

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点头，坐在那边慢慢喝我的酒。

“你在想我早该有这个念头。”他平静地说。

“我在想背后一定有文章，但不关我的事。工作是有把握，还是有希望而已？”

“有把握。我在军队时的好友在那边开了间大型俱乐部，‘泥龟俱乐部’。当然啦，有人觉得他是个地痞流氓，他们都是——另一方面也都是大好人。”

“我可以筹出车钱和另外一点费用，但我希望能换到比较稳妥的东西。你最好打个电话跟他谈谈。”

“谢谢你，没必要。兰迪·斯塔尔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从来没有过。那个手提箱可以换到五十元。我有经验。”

我说：“听好。我会提供你需要的钱。我不是什么软心肠的笨蛋，所以我给你多少你就收下，乖乖地。我要你别再烦我，因为我对你有一种预感。”

“真的？”他低头看玻璃杯，只小口小口啜饮，“我们才见过两次面，两次你都很够意思。什么样的预感？”

“总觉得下一次你会遇到大麻烦，我救不了你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但就是有。”

他用两根指尖轻轻摸右半边脸，“可能是因为这个，我猜。疤

痕让我看起来有点凶。不过这是光荣的伤疤——至少是光荣受伤的结果。”

“不是那个，疤痕我根本没放在心上。我是私家侦探，你是一道我不必解的难题，但难题是存在的，就说是预感吧。说得客气些，就叫个性的认知。女朋友在‘舞者’门前离你而去，也许不只是因为你醉了，说不定她也有同样的预感。”

他淡淡一笑，“我跟她结过婚。她名叫西尔维娅·伦诺克斯。我是为钱娶她的。”

我站起来蹙着眉头看他，“我给你弄点炒蛋。你得吃东西。”

“等一下，马洛。你想不通我这么潦倒，西尔维娅既然很有钱，我为什么不跟她要几文。你可曾听过自尊心这个东西？”

“你笑死我了，伦诺克斯。”

“是吗？我的自尊不是口头说说，是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的男人那种自尊。惹恼了你，真抱歉。”

我走到厨房，煮了加拿大腌肉、咖啡，弄了点炒蛋和吐司面包。我们在厨房的早餐台吃。这栋房子是在流行厨房加设早餐区的那个时代建的。

我说我必须到办公室，回程再去领他的行李箱。他把寄物单交给我。现在他脸上有了一点血色，眼睛不再像深陷在头颅里，叫人得进去探索。

出门前我把威士忌酒瓶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，“把你的自尊心用在这个地方。”我说。

“还有，打个电话到拉斯维加斯，就算帮我一个忙吧。”

他只是微笑耸耸肩。我下台阶心里还很不高兴。我不知道理由，也不懂一个男人为什么宁愿挨饿流浪街头，不肯典当衣饰。不管他的规则是什么，他是照自己的规矩行事就对了。

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不寻常的手提箱。猪皮漂白做的，新的时候该是浅奶油色，配件是黄金的。英国制，就算这边买得到，看来也要八百美元，不止两百元。

我把手提箱用力放在他面前，看看茶几上的瓶子。他碰都没碰过，跟我一样清醒。他正在抽烟，但看起来不太喜欢抽。

他说：“我打过电话给兰迪。他气我不早打给他。”

我接着他的话说：“竟要陌生人帮你。”然后指指手提箱，“西尔维娅送的？”

他眺望窗外，“不。远在我认识她以前，人家在英国送我的。真的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你若能借一个旧的给我，我把它留在这儿。”

我从皮夹里抽出五张二十元的钞票，放在他面前，“我不需要抵押品。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又不开当铺。我只是不想带到拉斯维加斯。我用不着这么多钱。”

“好吧。你留下这些钱，我留下手提箱。可是这间房子很容易遭小偷。”

他漠然地说：“无所谓。根本无所谓。”

他换了衣服，五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在莫梭餐馆吃晚饭。不喝

酒。他在卡璜加车站搭上公车，我开车回家，一路想东想西的。刚才他在我床上打开行李，把东西塞进我的一个轻便提袋，如今他的空提箱还放在我床上。箱子附有金钥匙，插在一个锁孔里。我把空提箱锁好，钥匙绑在手把上，收进我衣橱的高架顶。摸起来不觉得是全空的，可是里面装了些什么与我无关。

夜很静，屋里似乎比平常更空虚。我摆出棋盘，下了一盘棋，站在法国这边抵抗斯坦尼茨，斯坦尼茨四十四步打败我，可是我让他捏了两次冷汗。

九点三十分电话铃响了，说话的声音我以前听过。

“是菲利普·马洛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马洛。”

“马洛先生，我是西尔维娅·伦诺克斯。上个月有一天晚上我们在‘舞者’前面匆匆见过一面。后来我听说你好心送特里回家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猜你已经知道我们不再是夫妻了，可是我有点替他担心。他放弃了韦斯特伍德的那间公寓，没人知道他在哪儿。”

“我们初次见面的那晚，已经领教到你多么担心他。”

“听着，马洛先生，我跟那人曾是夫妻。我不太同情酒鬼。也许我当时有点无情，也许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办。你是私家侦探，你若愿意，可以按行情来计价。”

“伦诺克斯太太，根本不必照什么行情计什么价。他正搭车前往拉斯维加斯。他在那边有个朋友会给他一份差事。”



她突然精神来了，“噢——到拉斯维加斯？他真多情。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。”

我说：“我猜他忘了。否则他宁可到别的地方。”

她没有挂我电话，反而笑起来，笑得很俏皮，“你对客户向来这么没礼貌？”

“你不是我的客户，伦诺克斯太太。”

“也许有一天会是。谁知道呢？那就说你的女性朋友吧。”

“答案还是一样。上回那家伙落魄潦倒，浑身脏兮兮，一文钱都没有。你若认为值得花时间，可以找到他。当时他没要你帮忙，现在可能也不要。”

她漠然说：“这你就不可能知道了。晚安。”

当然，她说得完全正确，我错得离谱。但我不觉得自己错，只是心里不痛快罢了。她若早半个钟头打来，我说不定会气得把斯坦尼茨打得一败涂地——可惜他已经死了五十年，棋局是书里看来的。

### 03

圣诞节前三天，我收到一张拉斯维加斯银行的百元现金支票，里面附了一张用旅社信纸写的便条。他谢谢我，祝我圣诞快乐，祝我幸运，还说他希望不久能再见到我。精彩的在附言中，“西尔维娅和我正开始二度蜜月。她说请不要生她的气，她想再试一次。”